

推薦序

帝國的辯證

孔令偉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）

對於臺灣的讀者而言，「帝國」（empire）並非一個陌生的詞彙。在十七世紀荷蘭海上帝國擴張的背景下，作為中國與日本轉口貿易根據地的臺灣，活躍於東亞乃至世界史的舞臺。另一方面，十七世紀下半大清帝國的版圖開拓，最終亦使得臺灣進入滿洲皇帝的統治視野，從而與內陸亞洲（Inner Asia）世界產生各種直接與間接的聯繫。不僅如此，在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崛起，挑戰過往東亞世界以所謂中國為核心的天下秩序時，臺灣亦在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歷史角色，從而成為日本帝國海外統治的一環。要言之，荷蘭、大清以及日本等帝國的歷史興革，不僅對於理解近世（early modern）乃至於現代（modern）世界史的進程舉足輕重，亦是深入認識臺灣歷史發展脈絡之關鍵。因此探討何謂帝國，一方面自是人文、社會科學學人鑽研探究的學術議題，另一方面亦是臺灣讀者值得培養之人文關懷。而映入讀者眼簾的這本《帝國，統治世界的邏輯》，正是一部深入淺出介紹帝國的參考讀物。

本書《帝國，統治世界的邏輯：從大國起源羅馬到民族國家法蘭西，塑造現代世界的六個帝國》（*Visions of Empire: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*，原書名直譯為「帝國視野」），原於二〇一七年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刊行，曾獲得二〇一八年美國社會學協會頒發之巴林頓·摩爾圖書獎（Barrington Moore

Book Award)等學術榮譽。本書主要透過梳理鄂圖曼、哈布斯堡、俄羅斯／蘇維埃、不列顛、法蘭西這五大帝國的政權性質以及歷史發展(編註：因考量篇幅與重要性，中文副書名納入第二章羅馬帝國，以六個帝國標明本書自羅馬起始、法蘭西帝國而終的脈絡)，從而歸納各種帝國的不同類型，並比較異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書雖主要聚焦歷史議題以探討帝國的概念，但就論證分析與組織結構而言，卻並非同一般著眼於個案精細考證的實證史學著作，而是嘗試透過歸納比較不同的歐亞政權，總結「陸地」、「海洋」等不同帝國類型，以進一步探討「多元帝國」與「統一民族」之間的辯證關係。

從本書的取徑不難看出，作者克里杉·庫馬(Krishan Kumar)實際上並非傳統定義的歷史學者，而是一位具有歷史學素養的社會學者。庫馬目前任教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(University of Virginia)的社會學系，並擔任該校的校級教授(university professor)，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。他主要的研究興趣為社會與政治思想、全球史、帝國與殖民地、現代國家與國族主義，乃至東西比較研究。庫馬於一九六四年在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(St. John's College, University of Cambridge)取得歷史學學士學位，又於一九六五年自倫敦政經學院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)取得政治社會學碩士，隨後長期在英國肯特大學(University of Kent)工作，並在一九七七年於該校完成社會學博士的訓練。一九九六年後，他從英國轉往美國學界發展，並任教於維吉尼亞大學等高校。庫馬曾撰寫或編輯十餘本學術專著，並發表期刊論文數十篇，可謂著述豐富。

本書除去前言與尾聲的部分，主要由七個章節組成——前兩章主要分別探討帝國的概念，以及作為早期西方帝國代表的羅馬；至於後五章，則依序分析鄂圖曼、哈布斯堡、俄羅斯、不列顛、法蘭西等五大帝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書無意也不可能這五大帝國的通史性著作。換句話說，這本書的寫作宗旨，並非是為了鉅細靡遺地向讀者介紹上述帝國的大事紀年，而是側重於分析權力、擴張、族群以及認同等帝國構成要素，在歐亞大陸各地不同時空脈絡的平行與交錯。要言之，就理解帝國這一主要寫作目的而言，本書的主要原創貢獻並不在於發掘稀見史料與新興個案，而是透過消化和整理歐美學界的先行研究，作者進而以歷史縱深的視野出發，

提出對帝國概念化與模式化的見解。就此而言，本書的知識定位，可以說是相對傾向歷史社會學(historical sociology)，而非歷史學。

就學術旨趣而言，歷史學與歷史社會學領域中，均不乏關注帝國的研究者。就歷史學而言，多數學者在關注帝國時，往往強調原始史料、個案研究以及多元文化的重要性。這類學術趨向，又經常體現在強調跨語種史料運用，或者是多文化視角等層面，如近二、三十年來，北美中國研究學界所興起的新清史(New Qing History)思潮，便是顯著的例子。其中具有代表意義的著作，諸如濮德培(Peter C. Perdue)的《中國西征：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》(China Marches West: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)以及馬世嘉(Mathew W. Mosca)《破譯邊疆：破解帝國：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》(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: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)，皆已透過漢譯本的形式在臺灣出版，並被引介至華文世界。

除了華文讀者相對熟悉的大清帝國外，國際史學界近年來亦積累關於大英帝國、沙俄帝國等各種歐亞政權的研究成果，其中又以新帝國史(New Imperial History)富有啟發意義。值得關注的是，新帝國史的學者雖然各自側重不同的研究區域，但同時卻亦不約而同地強調「將邊疆置於核心」(borderlands in the center)的學術共性。藉由新帝國史的觀點，研究者強調將傳統上所謂「核心」(metropole)與「邊陲」(periphery)的歷史敘事，進行權力倒置。具體來說，過去被視為帝國邊陲的地帶，例如大清帝國統治下的西藏，或者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，實際上往往是帝國接收新穎資訊、實踐統治技藝，乃至生產新興知識的核心。

在歷史學之外，帝國亦廣泛為各種人文以及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關注，而作為獨立學科的社會學也累積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。其中最富盛名的，莫過於查爾斯·蒂利(Charles Tilly)、伊曼紐·華勒斯坦(Immanuel Wallerstein)等歷史社會學者。相較於歷史學者立基於檔案史料的發掘以及歷史脈絡的詮釋，歷史社會學者更加偏重理論模型的建立與比較。在這個背景下，蒂利與華勒斯坦等歷史社會學者曾就帝國建構(empire

building) 與國家形成 (state formation) 等理論進行一系列的深入討論。除了蒂利與華勒斯坦等以西歐帝國為主要模型基礎的學者外，亦有數量相當的歷史社會學者從非西方典型的帝國出發進行研究，如凱倫·巴基 (Karen Barkey) 便是以其對鄂圖曼帝國的比較研究所著稱。

在參考濮德培、巴基等歷史學者以及歷史社會學者的帝國研究基礎上，本書作者對帝國性質進行了視野開闊的比較探討，其中透過「陸地／海洋」、「殖民主義／帝國主義」、「帝國／民族」等不同框架，對帝國概念進行比較分析，是本書相對精彩的部分。唯仍須留意的是，本書在有限篇幅內所重點探討的帝國，除了傳統上經常被視為與西方相對的鄂圖曼外，仍在極大程度上側重羅馬、不列顛、法蘭西等立基於定居農業文明的歐洲帝國。至於先後活躍於歐亞大陸核心地帶的匈奴、突厥、吐蕃、蒙古等游牧帝國，則並未被納入本書的主要討論範疇。透過對法蘭西等帝國的討論，可知本書核心關懷之一，在於藉由歐洲帝國的性質梳理，論證「帝國／民族」與「多元／統一」等概念間的辯證關係，個中自有其創發。至於筆者作為專精於中央歐亞 (Central Eurasia) 的歷史學研究者，則想在此進一步強調「農業／游牧」、「定居／移動」等概念間的拉扯、折衷與涵化，其無疑是理解帝國的另一重要面向。換言之，在臺灣讀者相對熟悉的中國與西歐之外，中央歐亞的多元文化亦能為讀者深入認識帝國概念的複雜性，提供關鍵的思想參照。更進一步地說，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帝國，並非單純由歐洲海上帝國所專擅，實際上蒙古帝國等中央歐亞游牧政權，對於近世乃至於現代世界的形成，均留下影響深刻的歷史遺產。讀者在閱讀本書之餘，值得於未來就此方向，對「何謂帝國」一題，進行下一步的知識考掘與思想探險。